

长篇童话新作精品丛书

原野上的追捕

徐德霞 著
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长篇童话新作精品丛书

主编 葛翠琳
策划 卢达生

原野上的追捕
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原野上的追捕/徐德霞著. -福州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00. 6

(长篇童话新作精品丛书/葛翠琳主编)

ISBN 7-5395-1916-9

I. 原... II. 徐... III. 童话-中国-当代
IV. I28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0280 号

原野上的追捕

——长篇童话新作精品丛书

丛书策划: 卢达生

丛书主编: 葛翠琳

作者: 徐德霞

出版发行: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(邮编: 350001)

经销: 福建省新华书店

印刷: 福州屏山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 116.6 千字

印张: 6.125 插页: 6

印数: 1—5230

版次: 2000 年 6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95-1900-2/I·377

定价: 9.8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承印者调换。



1341 小 三
241 四
127 五
173 六
181 奇
190 奇

目 录

- 一、奇闻：兔子咬了驴 1
- 二、小兔子，你等着 10
- 三、骑羊的小姑娘 23
- 四、兔子，你藏好了吗 31
- 五、一个窝窝囊囊的老头儿 43
- 六、月夜狩猎 60
- 七、老教授误入歧途 66
- 八、讲给花精的故事 73
- 九、迷宫奇难记 84
- 十、他真是好人吗 96
- 十一、麦仙国奇遇 109
- 十二、黑沼泽惊魂 125

十三、小刺猬和老核桃树	134
十四、朵儿的小计谋	145
十五、老河神的愿望	157
十六、朵儿的大部队	173
十七、电子鹰抓住了老教授 ...	181
尾声	190

1	电子鹰和老核桃树	一
10	朵儿的小计谋	二
23	老河神的愿望	三
31	朵儿的大部队	四
43	电子鹰抓住了老教授	五
60	尾声	六
66	老河神的愿望	七
73	朵儿的小计谋	八
84	电子鹰和老核桃树	九
96	朵儿的大部队	十
101	电子鹰抓住了老教授	十一
121	尾声	十二

一、奇闻：兔子咬了驴

嗨！真稀奇，一只兔子咬了驴！

这消息，花精传给草精，草精传给树精，树精传给小鸟，小鸟一广播，满世界就都知道了。

很快，一个坐在大楼里的农业科学家也知道了。这位老教授像火燎了屁股又烧着了心，坐立不宁。他从这个屋角走到那个屋角，光光的头顶上油光闪闪，上面布满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他用手胡乱抹了一把，甩一甩。不一会儿那汗珠就像春天的小草一样，又钻出一层。

他的助手，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，一言不发地坐在办公桌前，手里玩着一支圆珠笔。那笔在三个手指间“嘟噜”转过来，“嘟噜”转过去，像个风车一

样。他头不抬，眼不睁，整个注意力似乎都在这支圆珠笔上。

老教授在屋子里踱来踱去，突然一个急转身，举起右手，像宣誓一样，对坐在一旁的年轻助手说：“我早就知道要出事，肯定要出事的！你瞧瞧这天气，不出事才怪呢！”

天气是够糟的，一连半个来月，一直没有好脸色，阴塌塌的，好像谁欠了它债似的。雨像讨厌的蚊虫一样，成群成群地在空中飞，无边的潮湿闷热搞得到处都黏糊糊地起腻，鞋子在床下滋生着白毛，衣服在柜子里犯馊，门呀窗呀也膨胀得关不上，天和地好像都同时发了霉。人们心上也像种满了霉菌，要么阴郁消沉，要么烦躁而易怒。

可这会儿，天是晴的。连绵阴雨到今天突然放晴，太阳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一样，蔫蔫地从云层后面露出脸来，满是愧疚不安。溜溜的小南风乍起，煞有介事地鞭打着积云，很像一个装腔作势的大男孩，等人家抓住了小贼，他再骂骂咧咧地上去瓦两脚。太阳似乎很喜欢小南风，很快就忘了自己这么多天来的不佳表现，把顽皮和快乐充满了每一个细胞，小脸生动极了。于是地上的一切都跟着生动起来，最先是蝉儿迫不及待地扯着嗓子叫，“知道了，知道了……”你说，它一个小小的虫儿知道什么呢，愣要硬充什么都知道的大学问家。接着是各种各样的小飞虫

趴在树叶上晾晒翅膀。它们快活而敏捷地扇动着翅膀，把太阳的金辉肆意挥洒，在花丛中、树叶上点亮了一个又一个小太阳，不一会儿就飞起来了，嘤嘤嗡嗡，形成了一支美妙的大自然的和弦。小鸟也赶来了，这群调皮的小家伙，故意在枝头蹦来跳去，弹落了一串串雨滴。每当一片雨珠滴落下去，就得意地“叽嘎叽嘎”坏笑一阵，因为它们看见树下有一只大屎壳郎，那家伙正忙着滚粪球，雨点一砸下去，它就脖子一缩，趴在地上装死。过一会儿再慢慢地伸出脑袋，小心地四面瞧瞧，见什么动静也没有，这才疯了一般滚动着大粪球赶紧逃走。这时小鸟才不慌不忙地追上去，小爪轻轻一弹，又落下一串雨滴……它们就这样玩啊闹啊，开心得要死。其实舒心惬意的何止是小鸟和小飞虫，所有的动物植物都因为雨后初晴而欢欣鼓舞。小草挺直了腰，小蘑菇像个矫情的小姐，撑开了嫩黄的小伞。最神气的是那一棵连一棵的大白杨树。这些天来，它们一直足吃足喝足睡，养精蓄锐这么多天，这会儿醒来，挺胸拔背，好精神、好帅气呀！

小谭瞥一眼窗外，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，慢慢地踱到窗前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漫不经心地唱起一首儿歌：“东西巷，南北走，

拿起狗来砸砖头，又怕砖头咬了手……”

“对了，你算说对了！”老教授激动地打断他的话，说，“现在真是到了人咬狗的时候了，一只兔子咬了驴，说不定明天就咬人了！”

小谭回转身，学着外国人的样儿，不以为然地耸耸肩说：“伯老，干嘛那么着急？我看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不管是兔子咬了驴，还是驴咬了兔子，不过是动物界的一场搏斗厮杀……”

“不，这不一样！”老教授打断小谭的话说，“如果是一只狼咬了一头驴，我们可以坐视不管。但这是一只兔子，一只温顺的食草动物，事情不像你想得那么简单！”

小谭讪讪一笑，打趣地说：“这真应了那句俗语，‘兔子急了也咬人’，它肯定是急了。”

“急了？它为什么急？是谁惹急了它？它是在什么背景下咬了驴？咬得有多严重？驴子被咬后有什么反应？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。”

“好吧好吧，我马上去调查一下。说不定这是一场闹剧，一个无聊的玩笑。”小谭不以为然而又无可奈何地说。

谭辉刚从农业大学毕业，本来说是留校任教，不知怎么搞的，三拐两拐，落到了这基地上。这里远离城市，生活单调乏味。除了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，就

是一望无边的大田野。每天记录、观测，然后把数据送给老教授去做分析。这工作离他想象中的科学研究相去甚远，他是想干一番大事业的。眼见日子流水一般过去，小谭还像一只泊在港湾的船，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牵绊着。一想到这些，他就心焦。“必须斩断这根绳子，不能再这样混下去了。”小谭打定主意，给国外好几所大学发出了留学申请函，他要远走高飞，在他的心中早就勾画好了一幅海阔天空的蓝图。就在这时候，出了这么一档子事。就这一条道听途说的消息，搞得老教授神经兮兮的，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出什么荒唐事呢！

此时老教授的心情和小谭截然不同。他断定这不是一场玩笑，凭着多年的经验，他意识到在这件事的背后，一定隐藏着一个更为严重的结果和一个更大的研究课题。此时，他既有一种深深的忧虑，又有一种大战前的亢奋。他想起了几年前华北平原上的棉铃虫大灾，到现在心中还隐隐作痛。那一年棉铃虫铺天盖地而来，杀死一代，又起一代，一代比一代凶顽。什么农药都用上了，什么方法都试过了，就是不管用。小小的棉铃虫就像从潘多拉盒子里爬出来的恶魔，终于无情地吞噬了上百万亩棉田。

在这场人虫大战中，他看到了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能。老教授好奇怪，是虫子有了抗药性还是生物变异？事后他查阅了大量资料，那些资料真让人

不寒而慄：在南美热带雨林中，林蛙变异为血蛙，血蛙开始向人类进攻；在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，受泄露的核废料污染，出现了食人的巨鼠。现在如果真的出现了食肉兔，那蝴蝶也可能变成恶魔。

事情进展得很顺利，小谭很快查到了消息来源，确有其事。出事地点就在渤海湾边的一个小县。

“出发，我们马上出发！逮回一只兔子来，好好研究研究。”老教授急切地催促着，六十多岁的人，一下子变得精神焕发，那样子就像记者捕捉到了新闻点一样。

小谭也一改往日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，精神振奋，跑前跑后地忙着做各种准备。他大包大揽地对老教授说：“后勤工作我来做，你就专心去查查资料吧。”其实他把这次行动既当成一种科研活动，又暗自当成一次狩猎旅行。想想吧，到大田野里去抓兔子，这多好玩，又多浪漫！

小谭跑前跑后准备了两三天，大小箱子装了十来个。闹得老教授直纳闷：“你搞什么名堂？用得着带这么多东西吗？”

小谭笑笑说：“我们总不能赤手空拳去捉兔子吧？”

“这么说你还带了枪？”老教授紧张地问。

“枪倒没带，不过我搞到了一样秘密武器。”

小谭满脸都是喜悦和得意，老教授顺着他的目光

望过去，果然看见车厢里有一只崭新的银色箱子，“这是什么？哪来的？”

面对老教授审视的目光，小谭不急不恼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伯老，别紧张，我只告诉你一点，这玩意可是人家一家电子公司的新发明，免费让我们去试用的。至于它有多神奇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”小谭卖了个关子。

听小谭如此说，老教授也就不再追问，他以和缓的口气说：“你不说，我不问，不过要是抓不到兔子，耽误了大事，我可不饶你！”

“好哩，您就瞧好吧！来，上车！我们出发喽！”

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改装的213大吉普，底盘高，马力大，最适合越野。汽车的顶盖已被掀去，换上可伸可缩的帆布篷。小谭跳上车，一踩油门，汽车像屁股上挨了一脚的马儿一样，一下子窜了出去。很快车子的录音机里传来了林依伦的歌：“……我爱的人她就逃跑了，爱我的人她还没来到，我的爱情鸟她逃跑了……”

老教授坐在后座上，一言不发，对这种歌他一点儿兴趣也没有。他把头扭向了窗外。

实验基地坐落在市郊，背靠山岭，面向城市，出门不远就是一块一块插着标牌的试验田，上面清楚地记着实验项目。汽车一掠就飞过了自己的试验区域，进入了一条林阴大道。参天白杨遮天蔽日，公路像神

话中的通天大道，一直伸向无尽的远方。他们很快进入坦坦荡荡的大平原，葱茏苍翠的沃野舒卷如画，一直铺展到天边。正是小麦齐穗灌浆之时，微风轻摇，涌起了连天碧浪。老教授想，如此柔弱的麦苗，当几千株几万株甚至几亿株连成一片时，竟能构成大气磅礴之势。啊，任何时候也不能小瞧弱小。老教授被眼前的麦田感动着，任思绪信马由缰地驰骋。

此时刚入夏，莺飞草长，还没到草深林茂之时。一片片塑料薄膜像大地的胞衣一样四处丢弃，满地草啊苗啊，像新生儿一样带着惊喜，恣意地攀爬着。早春玉米刚刚窜起来，舒筋舒骨的，长势正旺呢。而棉花出苗不久，细脚伶仃的，像个六七岁的小丫头，穿着瘦小的吊脚裤，很可笑，很傻气地打量着这个阔大无边的世界。最吸引人的还是成片成片的果园，落英缤纷，满地铺红，枝头幼芽初露，果实如腹中的胎儿，正满怀希望地孕育生长，说不定在某个早晨或是黄昏，它们就会成串成串地破苞而出，那才喜人呢。望着眼前的一切，老教授不由又感慨起来。花儿谢，果儿出，一边是消亡，一边是新生，自然之力真是不可抗拒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此行也许真是多余。可是作为一个科学家，又怎能坐视不管、无动于衷呢？

地里很少见到农人的身影，大概是因为几天的阴雨，地里暄陷泥泞不便于劳作。只有一两只羊或牛在公路边的路沟里散漫地吃草，汽车开过它们身边，有

二、小兔子，你等着

“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，总让我丢脸。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废物。你要是让狼咬了也还说得过去，不过，现在也没有狼了。听我爹说他们小时候，咱这儿是成群成群的狼，现在那狼都跑哪去了？唉，没狼就没狼，你也不能让一只兔子给咬了哇！白吃了那么多草料，白长了个大个子，我的脸全叫你给丢光了。你这个窝囊废，叫我怎么说你才好……”

在一个农家小院里，一个五十多岁的汉子，正在破口大骂一头驴子。这汉子长得粗粗壮壮，乱糟糟的头发，粗拉拉的胡子茬，大脸盘，大眼睛，大嘴巴，满头热汗。由于常年吸烟，满嘴七进八出的牙有黑也有黄。现在都已经夏天了，他还穿着一件满是泥污的

蓝涤卡中山装，敞着怀，露出里面黑紫色秋衣，裤腿半挽，一高一低，露出半截大红秋裤，裤角满是泥巴。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黄球鞋。这人个子不高，脚却出奇地大。两只破球鞋，就像陷在泥地上的两只搁浅的小船。他嘴里叼着一支香烟，青烟缭绕，弄得他不得不眯缝着一只眼。

他一手拉着驴缰绳，一手拿着刷子，一下一下地给这驴子刷着毛，虽然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刷子却下得不轻不重。那是一头大黑驴，宽胯，细腿，粗腰，身量壮实得像一头骡子。全身的毛溜光水滑，黑缎子一般，没有一根杂毛。四个蹄子乌黑锃亮，有小海碗那么大。怎么看，这驴子也不是个草货。最显眼的是它脖子上用红布条吊着个泥环，就像最好的马儿吊着个铜铃铛。这家伙温顺地站在那儿，任由主人骂，任由主人刷。看来它对这一套早就习以为常，根本就没往心里去。肯定主人把它刷得挺舒服，这家伙不时伸伸腰，打几个舒服的响鼻，摇摇大耳朵，似乎在告诉主人，你骂吧，我不在乎。

“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。你挨了咬，我还得给你治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光是给你买药就花了一百多块！一百多块呀，得卖多少麦子？不过我不在乎钱，可是窝囊，窝心！你知道不知道？你这个没用的东西！”

他一边骂着，一边搬起驴子的一条腿看了看，上面有一块明显的伤口，比小孩巴掌还大。红红的，四

周浸着水，“奶奶的，还不好！”这汉子回身抓过一瓶药水，往驴子的伤口上涂抹了一点儿，边搓边说：“打狗还要看主人呢，一只兔子敢咬我的驴子，叫我的脸往哪搁。我大脚怪是个要面子的人，不能让人家笑话我。走，咱们走，去找那龟孙的，我非崩了它不可。怎么着，你不愿意去？你这个松包，你倒是说话呀！”

主人抓住它脖子下的泥环摇了摇，这驴子还真的开口说话了：“走吧，走吧！走就走。”汉子突然笑起来，拍拍黑驴的头，欢喜地骂了一句：“你这个蠢驴，让我说你什么好。全村的驴都不会说话，偏偏就你会说话；全村的驴都没挨咬，偏偏就你挨了咬。你说你是倒霉蛋还是个幸运鬼！”

这个自称很要面子的大脚怪跑进屋，不一会儿提着一支猎枪耷了回来。一个女人追了出来，急扯白脸地叫着：“你，你给我站住，你又要去打兔子，那兔子是好打的吗？它早就成了精，不然怎么会咬了咱们的驴子。哎呀呀，这世道真是变了，连兔子都敢咬驴了。你回来，别去了！那兔子急了，说不定还咬你呢！”

大脚怪并不理会女人的话，自顾牵了驴子走出了门。走不远，他就骑了上去。街面上有点潮湿，这一洼水、那一洼水的，几只麻鸭伸长了脖子在脏水坑里呱呱呱呱地胡搅一气。这几个愚蠢的家伙，还当这是